

(一) 撒奇萊雅新銳設服裝設計師－吳秀梅

【訪談者基本資料】

姓名：何政哲

職稱：博士候選人

訪談者簡介：國立暨南國際大學歷史學系博士班博士候選人

【受訪者基本資料】

訪問類別：文學家藝術家傳藝師耆老歲時祭儀

姓名：吳秀梅

族名：(羅馬譯名) Si Ku

族別：撒奇萊雅

性別：女

年齡：43

居住部落：花蓮縣豐濱鄉磯崎部落

受訪者簡介：

吳秀梅本身從事藝術創作，在創作的過程中她告訴自己，自己是原住民。所以她透過探訪原住民部落，來取得靈感的來源，使得作品中可以真正融入原住民的文化。然而有一次受到撒奇萊雅族委託她設計族服，讓原本以為自己是阿美族的吳秀梅，輾轉之間知道自己是撒奇萊雅族後，她的內心受到很大的衝擊，促使她對這套族服帶有更多情感。因為族服設計，讓她重新找回族群認同，或許是從事藝術創作的一個意外收獲。

【訪談基本資料】

訪談地點：花蓮縣豐濱鄉磯崎部落

訪談者：何政哲

受訪者：吳秀梅

紀錄者：何政哲

【訪談說明】

訪談價值：

1. 文建會駐村藝術家
2. 常將原住民文化融入自己的設計理念
3. 為撒奇萊雅族與噶瑪蘭族設計族服，並受到族人肯定

訪談過程描述：

一開始以吳秀梅如何進入藝術創作為主，談其創作的心路歷程。她為了區別與他人的不同，決定要以”差異化”作為和其他創作者的區別，這個差異化最重要的原素就是”原住民文化”。為此吳秀梅曾台灣走透透到各個部落去親身體驗

各族的在地文化，利用老人家給予他們的智慧，重新拾回創作的自信。

【訪談內容】

訪談者：好，那我們現在就開始進行訪問。

受訪者：嗯。

訪談者：嗯。可以請自己介紹一下妳的生平、自己的簡介、自我介紹。

受訪者：要講多久？有限時間嗎？

訪談者：沒有。

受訪者：呵呵呵！

訪談者：沒關係，放輕鬆就好。

受訪者：念自己的名字怪怪的。我的族名叫Siku Sawmah，漢名是吳秀梅。我接觸文化大概是在十二年前，真正潛入到文化事業的部分。我一直是在相關的科系，所謂相關的科系是因為我是從海星服裝科畢業的，所以一直有在一些學習的過程中，我都是跟這個縫紉機有關係的事業接觸。沒有什麼多大的成就啦！就是說，希望這時候有個安定的生活，然後能夠養幾個員工，大家好好把這個文化事業經營起來，就這樣子。

訪談者：那請問您哪時候決定開始從事這種創作的的路程？

受訪者：要養小孩的時候。呵呵呵！

訪談者：呵呵呵！所以小孩多大時，您開始從事這個？

受訪者：那時候我小孩還沒幾歲我就開始做，現在我老大已經是高一的學生了。

訪談者：哦！高一。

受訪者：對。其實我老大幾歲，我就大概經營幾年了這樣子。

訪談者：嗯嗯！

受訪者：對。那當然也真的是之前在都市跌跌撞撞過啦！好像回過頭來想想，也沒什麼成就。後來因為在環境物質上面供給不足，我就想說乾脆把自己本行再拿出來做好了，然後我才開始接觸文化事業。也是一個機緣啦！

訪談者：那妳在做這個的時候會不會擔心？因為這方面其實也不好做，那比起一般正常的上班族，它是比較穩定。這方面，妳切入進來的時候，妳有遭遇到什麼困難嗎？

受訪者：其實還好耶！因為我們的基本功打得很好，我從海星高中畢業，在實踐家專夜間部讀，再去跟設計師學習設計方面的一些技巧，還有一些理念，然後經營工作室的一些模式。其實我都學的，就是這幾年的過程，給我很豐盛的一個經驗啦！所以開始接觸這個文化，我是覺得它只是一個商品而已，接觸起來不是那麼困難。

訪談者：所以妳中間沒有遭遇到太大的挫折或者是什麼問題？

受訪者：不會耶！

訪談者：不會？

受訪者：其實這十幾年的挫折，都比不上之前所發生，就是所經歷的挫折。

訪談者：哦！

受訪者：對。以現在這十年來，因為有經歷過那個挫折之外，這十年來都是很努力的生活啦！所以我把這十年的時間都投入到部落，跟部落接近，然後去了解文化。

訪談者：那妳所謂的投入部落，可以大概講述一下，妳是如何跟部落這樣互動？

受訪者：因為，我們自己並不是一般的漢人設計師一樣。我所謂的相同和不同，其實我們不是說沒有那樣子的一個能力跟漢人的設計師去比較，而是真的我們比漢人不一樣的一點是，我們多了一個原住民的身分。我就想到自己來，用我們文化來把自己的設計能力凸顯出來。然後，慢慢地把文化做一個跟漢人的設計師區隔。後來我選擇文化商品製作這個部份，我自己去鄉下找一些故事，去了解，重新回到鄉下生活。

訪談者：嗯！

受訪者：因為我在都市裡面闖蕩了十年，闖不出一個名堂來。我後來就直接放棄都市裡的一些誘惑，直接跟部落的人在一起。每天聊天啊！然後看他們的生活模式啊！看他們的生活智慧啦！對，所以我覺得這個對我們的文化來講，對我們在創作上面，才是最大的一個刺激，我覺得那是老人家給我們的智慧。那我就是利用我們自己，讓我自己能夠在這個設計裡面，慢慢地走出自己的一個成就這樣子，創造出自己不一樣的方向。

訪談者：那妳下去部落找尋故事，是從哪一個部落開始？是自己的家鄉嗎？

受訪者：不一定耶！當初那時撒奇萊雅還沒有正名的時候，我幾乎跑了全省。

訪談者：全台灣的部落？

受訪者：對對對！我就去看。其實以前我都用都市的心態去看部落，可是我會去跑全省去看部落的人到底是怎樣的一個型態，人家口裡的、漢人眼中的那個原住民、山地人。所以我就會去全省看，各個部落、各個族群去看。

訪談者：那在妳到處跑的過程中，哪些部落對妳的影響、或者是妳記憶最深刻？妳可以舉幾個例子嗎？

受訪者：我覺得後來我還是比較鍾情阿美族。並不是因為我是那個族，而是最主要去研究他們所有的服飾。可是我首要研究的第一個總是美感，最美的顏色，最美的一個款式，我那個時候的方向是從這裡開始。後來我會覺得讓我很敬佩的一點，就是有很多織布的民族，讓我覺得很不可思議啊！比如說泰雅、還有卑南也有，太魯閣族、賽德克族。那光是賽德克還有太魯閣、泰雅這三個族群，因為我自己研究了那麼多年，我對他們各個族群織布的那個機器呀、用具之類的，其實也有一點小小研究。所以現在變成就是，我只要告訴別人他們這三個族群的不同，大概人家就知道說我要怎麼區別這三個族群。

訪談者：哦！

受訪者：對。

訪談者：所以妳說，妳到後來是對阿美的最感興趣嗎？

受訪者：對啊！因為我會去研究阿美的比例尺寸，那個是真的老人家他們身上、身材的一些服裝上面的色塊的搭配的比例大小。那真的是很漂亮，就是設計的那些區塊，弄得很漂亮的一個線條啦，一個比例，在色彩學上面它的比例是很棒的！對，而且他們所有族群、每個族群用的紅色都不一樣，十四個族有十四個紅。

訪談者：那阿美族的紅跟其他的族的紅有什麼區別？

受訪者：因為他們可能用的染劑不一樣。像以前阿美族，其實要用紅，他雖然偏向於比較像是辣椒紅，而且大家在這種顏色上都知道說「紅色」的可能就是大紅色。可是大紅色它有分，就像撒奇萊雅他現在是選成暗紅色，他也是在紅色這個區塊裡面，可是他是另外一種有故事性的紅。那像阿美族的紅，它是一個很熱情的紅，所以變成說就是他在選用大紅色的部分就稍微比較亮了一點點。那有些像卑南族、台東的阿美，他們用的就是粉紅色。所以其實這個顏色下來，我會覺得像我們自己在念色彩學，在我們的肉眼下，我們總覺得阿美的紅他是一個大面積的，所以他佔用了很多、那個紅的面積的時候，就覺得這個民族是很熱情的。那也不見得其他的民族就比較不熱情，不是，而是他們在紅色上面，運用在他們的圖騰上面，凸顯的每個家族所用的圖騰。就像太魯閣族，大概有五十、五六十種的菱形圖紋，那個都是代表他們本身族群的一個圖騰。那像賽夏族的紅又不一樣，所以他們有時候，賽夏族的紅是編織在衣服上面。所以像我們自己在看那個服裝的區塊上的顏色搭配，當然我是比較喜歡在十四個族群擺下來，可能就是阿美族的紅是最顯眼，因為它的面積太大了。

訪談者：嗯！

受訪者：對。

訪談者：哦！妳說佔整個服裝的比例。

受訪者：對。

訪談者：非常大。那除了妳觀察各族，妳還有一個很重點的就是，妳尋找故事來當作妳的靈感或妳創作的一個很重要的一個元素。

受訪者：對。

訪談者：那有沒有就是妳在這旅程中，或在妳尋找過程中，找到很特別，對妳後來影響很大的故事，妳把它應用在作品上，有沒有這個實例可以幫我說一下？

受訪者：其實故事對我來講是一個文化的一個最重要的元素。可能它只佔了我商品的小小一個部分，可是那個是最切入人心的一個商品。因為我們自己也很清楚，也許市面上有那麼多的包包、有那麼多的飾品，可是我們要怎麼樣立足在這個市場上，那我有的是這個身分，那我當然就是把我自己的過程，透過商品來說每個過程的故事。就好比認識吳先生，那我跟吳先生的那個愛在裡面，那我就會把它設計一個，所謂一個愛戀的一

個商品，那當然這個商品也賣得不錯。再來就是像我自己跟我兒子的接觸，我覺得我會把這份愛運用設計在商品上面。再來就是把文化加諸到裡面，因為我跟我兒子的故事元素最重要的是那份愛，並不是那個文化圖騰，所以我就會把故事的那個吸引力放大，人家會認為，就像我幫我兒子做了一個包，那我會指名，上面有原住民的圖騰，我會告訴人家，他是原住民的小孩。

訪談者：哦！

受訪者：他有原住民的身分。因為我一直跟人家講，我這個兒子是很特別的，所以我就會幫他製作一個特別的、他專有的書包，很多家長就會去被他的那個書包吸引到。然後老師再跟他們講說，我兒子是原住民。我就很坦白告訴人家，我要教育我兒子。這故事就是說，我兒子是原住民的小孩。對，應該要去珍惜這個身分，那我要教育我兒子的就是這個樣子。我兒子會被我生出來，他有原住民的身分，我希望他是驕傲的，所以我就會把這樣子的故事放在商品上面。當然今天比如說我去紐西蘭，那我回來的時候我的商品可能又不太一樣，可能就是我那時候在記錄這個過程、我的經歷。所以我做了這十幾年的包包，我每天都有不同的經歷的話，就是設計了不少款的商品，這樣子包括服飾、包括我幫一些客戶做一些設計的服裝，以他們的身分，然後去創作出他們自己身分的故事的也有。

訪談者：嗯！那關於妳創作的靈感，妳除了這個故事以外，自己還有什麼方式來可以啟發妳這些靈感呢？

受訪者：靈感哦？我會覺得那是說，我第一個考量的靈感是錢耶！哈哈！

訪談者：呵呵！那是最直接的動力。

受訪者：其實我看了很多原住民的工坊，有時候開不下、經營不下去哦！也並不是說他們沒有那個慾望，而是不知道該如何做。我自己第一個會覺得，錢是可以讓我維持文化、延續文化事業的這個區塊。那我應該要先怎麼去實行，現在我自己會去分析啦！我自己應該要先怎麼做。後來我會先讓我自己回到都市一段時間，我會去看看主流市場到底需要什麼，然後再把我最主要的一個元素放上去，如果我這個商品可以搭配他們身上所穿的服飾，可以在短時間能夠銷售的出去，我覺得我這麼做就對了。

訪談者：嗯！

受訪者：對。

訪談者：那妳所謂的加入這個元素，會是以原住民為主的嗎？

受訪者：對。

訪談者：是以原住民為主。

受訪者：一定是要原住民的。對。不管是哪個族群啦！

訪談者：所以妳的靈感，其實妳會從很多方面去弄。

受訪者：對啊！

訪談者：OK

受訪者：如果很感性一點，我會跟你講說部落給我的靈感。

訪談者：是。

受訪者：可是我覺得部落給我的靈感，其實那個是我最強壯的一個背景，那個是用不完的。那可是你要怎麼去運用，我還是需要有一個商品，能夠被社會、被主流市場接受，那當然這個部落跟都市它就可以是相等號的，就有辦法去對話的。今天那個靈感都是做部落的那種東西，如果我都養不活我自己的話，我可能也不用再談什麼文化的傳承啦！對。因為就像我跟我爸，我爸是頭目，他是作手編織的，那個他才要去傳承。

訪談者：對。

受訪者：我說他應該去傳承、要保留他那份技藝。其實我爸的成就比我們還高，只是說他沒有那麼大的學識。可是，其實感性一點，我每次受到挫折，最主要的靈感，都回去找他一定沒錯。對。我覺得他自己就是用簡單的生活告訴你，生活不就是如此嗎？可是，你為了不要讓老人家擔心，你為了要為你自己負責，你為了要去經營這個，最起碼你要留給自己留下不一樣的步伐嘛！那老人家給你什麼樣的階梯，你要怎麼爬？這很重要，所以我跟我爸說我要錢。可是呢！我很清楚，我要錢的做法應該要怎麼做、道理何在？那我跟漢人有什麼不同？我比漢人好一點的就是我有這一份身分，就如此而已。所以你說，原住民要多大的背景嗎？沒有。我很多漢人朋友，我甚至於有一次去參加一個滿月喜酒，結果裡面有八桌，大概有將近快一百人在裡面，只有我一個是原住民。那後來我幫了那個女主人設計禮服，因為他們都很喜歡，想要再見到我這個人，我那時候就被安排要到浙江，後來我也沒去，結果我才知道說，原住民原來在漢人的眼裡是這麼重要的。我不會認為說漢人都去鄙視，當然也有這部份啦！可是我處的環境都是，漢人是很重視原住民這個，因為他們覺得原住民不管所做的商品，祖先所留下來的一些智慧，他們覺得是一個很珍貴的文化寶石。所以那時候有一些平面設計的，像程湘如他們啊！有很多平面設計協會的人，看到我的時候，他們的眼神是不一樣的。所以其實我會覺得就是說，其實我這樣做就夠了，我才短短十年，就可以讓我覺得他們這麼尊重我，就覺得這倒也是給我自己的一些成就。

訪談者：所以原住民身分對妳來講，不是阻力反而是助力，而且它可以變成妳的驕傲、變成妳的靈感。然後...

受訪者：當然要啊！一定是要這樣子。因為我一生出來就是這個身分，我改變不了，就是這樣。那我現在要做的，只是讓我覺得我的家人是以我為傲的，就是只有這樣子，沒有什麼。其實我覺得走文化的這個東西，我們談錢是比較務實啦！可是我們原住民後面啊！其實他有多一個、最深的那個部落的心，他們沒有辦法講出來。漢人可以幫我去說我的故事，可是不了解我們的人，就一直沒有辦法去探討那個我們內心裡面的故事。對。

訪談者：那這個內心的故事，妳有沒有想著要把它呈現出來？還是它已經放在妳

的作品中了？

受訪者：所以我就說，以後我死了之後，那一些作品全部拿去展覽。就是每一年、每一個月、每一天所過得日子是怎麼樣，它都已經記錄在所有的商品上面。

訪談者：嗯！

受訪者：對。全部都記錄起來，只是現在還沒有歸類。

訪談者：嗯！

受訪者：對。我覺得我的這一生大概走了六十幾年，可是我這十年來，是走得最豐盛的部分。我後面要做的就是怎麼讓更多原住民部落的婦女，能夠在我這邊，一起跟我們做一個團隊生活。我覺得這是最重要的啦！因為只有原住民的顏色才會去吸引到你們漢人。

訪談者：還有圖騰。

受訪者：對。所以其實原住民的顏色哦！原住民有很多部落婦女，穿著不怎麼樣，但是顏色配得會讓人家覺得很驚艷。其實這個就是她們的潛力啦！她們並不是吃吃喝喝，不是這樣，而是真的他們有這一份潛力，只是沒有地方去發揮、沒有人去重視。

訪談者：所以？

受訪者：那她也懶得展現出來，每天就在家裡聊天喝酒。

訪談者：所以妳就負責把她們的潛力給……。

受訪者：沒有負責啦！要就大家一起共事這樣子。對對對！

訪談者：妳剛才提到妳父親，他從事編織嗎？

受訪者：對。

訪談者：對對，那妳父親對妳的影響？

受訪者：我父親哦？

訪談者：對。

受訪者：對我沒有影響耶！

訪談者：沒有影響？

受訪者：他沒有影響。我自己的家人哦！給我的一個教育模式就是，隨你啦！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可是做人的態度要明確。所以我以前要做什麼事情，都不會跟我家人商量，我已經獨立慣了。對，那因為家庭背景也不是那麼富裕啊！所以一切都要靠自己，我除了要承認我自己的身分之外，要愛惜自己的身分之外，我可能就是這一份人家比不上的，我就這個拿來當自己對外的一個武器。對，就是這樣子。對啊！

訪談者：那來談談，妳可以把在當駐村藝術家的一些感覺，或者是妳的有什麼感想，或者是經驗的分享，跟我們講一下嗎？

受訪者：感想？

訪談者：或者過程、或經歷過哪些事情？都可以。呵呵！

受訪者：呵呵呵！其實我們做駐村藝術家，不曉得耶！只覺得有很多事情是我們自己該做的。我想，他們把我們列為是駐村藝術家，是因為我們長期住在部落裡面，做這樣的一份文化事業啦！可是呢！我跟其他駐村藝術家在一起的時候，我會覺得，他們是真的很認真的在生活，很認真的在做每一件事情，然後很認真的把自己的、各個族群的一些不同的想法，在他身上產生的一些想法，我覺得大家都很認真的把它做出來，也很想要主流社會能夠早一點接受他們，這樣子。其實我是這樣在看這幾個駐村藝術家，那我也不知道人家是怎麼看我，我只希望能夠來到這裡，跟我一起共事的這些婦女，也能夠多了解自己的文化，然後讓自己在某些方面能夠提升。那像我們駐村藝術家要帶兩個學員，那其實我這次帶的兩個學員，也都大有進步，這個是我在做駐村藝術家這個過程當中，我覺得是最得意的事情。對，那我也因為研究了噶瑪蘭跟撒奇萊雅，撒奇萊雅這個部份我研究出就是，我畫出了他們部落、各個部落的圖騰。比如說國福里的圖騰，磯崎村、磯崎部落的圖騰，因為他是靠海的民族，然後再來就是馬立雲的圖騰，所以其實現在撒奇萊雅已經出現了十幾樣的圖騰，只是說我自己、個人都沒有把它呈現出來。還有就是噶瑪蘭的香蕉絲織，這個因為已經快流失了，沒有年輕人可以去做，那後來我們也是去體驗了兩天做香蕉絲的體驗，然後讓我們整個學員、整個公司的人都去經歷這樣的一個體驗。我也有設計了兩個族群的少女族服，這些作品都已經交到原民會那裡。

訪談者：哦！

受訪者：對。

訪談者：那妳在設計，比如說撒奇萊雅族群的圖騰的時候，妳是用什麼方式來呈現呢？是耆老給妳的一些東西，還是這個部落、這個族群、或者他們的穿著？

受訪者：嗯。

訪談者：妳是如何呈現出這個圖騰的樣貌？

受訪者：像國福里好了，國福里我是聽耆老他們說故事，然後把圖騰畫出來，在顏色上做一些琢磨，再把這個圖騰，展現之前的那個故事。我是透過這樣的，希望透過這些圖騰告訴漢人朋友們，國福里發生了什麼事。那像磯崎部落的撒奇萊雅，他是靠海的漁民，終年都是靠海為生，所以他們的生活器具是他們最重要的生活工具，這個是國福里那邊所沒有的，那我會把同一個族群兩個地方不同的生活文化、故事，然後用圖騰來去做表現。那因為老人家喜歡看圖說故事，對，所以我也用這樣的模式去把他們的圖騰設計出來，然後把故事一個一個告訴很多想要了解撒奇萊雅的人。就是說，他們是怎麼生活的，對，他在這個生活上，他這個人在這個地方佔了多大的位置，他是什麼身分，然後就會用圖騰來下去做這樣子的一個詮釋。

訪談者：那目前妳做的撒奇萊雅的圖騰，有幾個部落？像是Sakor是國福嘛！

受訪者：對。

訪談者：然後，嗯，磯崎。那水璉妳有做嗎？

受訪者：水璉沒有。

訪談者：沒有。

受訪者：水璉他唯一的一個祭場故事的圖騰，已經出現在少女服的身上。

訪談者：哦！所以水璉的那個故事在少女服的身上。

受訪者：對對對！

訪談者：那目前有幾個部落妳把它變成圖騰？撒奇萊雅來講。

受訪者：呃，國福里跟磯崎部落，還有…

訪談者：馬立雲？

受訪者：馬立雲。

訪談者：三個？

受訪者：對對對！

訪談者：所以妳，在當駐村藝術家。

訪談者：宗教就是你們的信仰，我想對原住民是很重要的。那信仰這方面對妳的創作有怎麼樣的影響嗎？

受訪者：影響哦？其實要創作之前故事就已經產生了哦！但是要創作之前，我都先會先禱告。這個不是一個例行公事，也不是說我自己缺乏設計什麼，不是。而是覺得說，因為宗教在我的生活上已經是一個部份了，我希望它是能夠借助我、給我很大的力量，能夠去真實的完成這個故事，那我們說出來，它的真實性是百分之百的。有時候我幫客人特別設計服裝的時候，比如說設計舞台裝、設計表演的服裝、設計打歌服，設計各個身分來這裡、不同理念的客人，我大概都會用禱告的部分，藉由我自己的基督教的一個禱告，我就會全然的將這個設計放在我們的，就是放在這個裡面，然後全新地去接受這個他所設計出來的東西。透過這樣子的一個力量，我覺得是別人沒辦法給我的，所以我會持續像用這樣的一個方式，我覺得那個東西要有生命，那個才是真的。一個東西例如包包它是死的，衣服它是死的，可是衣服的柔軟度如何呢？要怎麼運用？是我們以前所學過的一些理論，在教科書上面學習，然後你每天在摸布料的一些經驗。那個是真的要讓它有活出生命，大概就是宗教這個部分，給我很大的一個設計理念就對了。

訪談者：嗯！所以妳很強調妳的作品其實是有故事，而且是有生命的。

受訪者：對。

訪談者：所以，原住民元素也好，部落元素也好，宗教元素也好，都是進入到妳的作品裡面。

受訪者：可是我絕對不會把十字架放在上面啊！哈哈！

訪談者：呵呵！但是那是妳另類的精神上的一個來源嗎？

受訪者：對。

訪談者：OK。像撒奇萊雅跟噶瑪蘭的族服都是妳設計的嗎？

受訪者：對。

訪談者：那妳在設計撒奇萊雅族的，妳的心情是怎麼樣？妳的設計中間的歷程，我想這應該，因為妳本身，首先對自己對撒奇萊雅的，然後自己族的族服又是由自己設計的，我想妳的心情應該是很不一樣的吧？

受訪者：其實這是妳這次錄影、這次訪談最重要的一個嗎？

訪談者：呃，不是。

受訪者：不是哦？

訪談者：這是其中一部份。

受訪者：可以不要談嗎？其實我很不太想再談這個過程。

訪談者：真的嗎？

受訪者：嗯！真的。因為這個很苦啦！我不知道應該要怎麼跟你們講，如果這是最重要的這個部份。

訪談者：那如果噶瑪蘭呢？

受訪者：噶瑪蘭是OK啦！

訪談者：那我們就說噶瑪蘭。

受訪者：嗯，噶瑪蘭OK。

訪談者：這部份我們就.....

受訪者：嗯！對。因為等我那個好一點了哦！大概就會跟你講撒奇萊雅這個部份。

訪談者：沒問題。

受訪者：對。因為我還沒有渡過那個階段。噶瑪蘭這個部份，是因為有個很愛美的女生，她很愛美啊！

訪談者：叫什麼名字？

受訪者：(族語00:04:10-00:04:11)陳文麗女士，她很愛美。她就跟我講說，因為她知道說那個什麼阿美族每次的服飾打扮的都很漂亮。那她自己本身也是阿美族人啦！嫁到噶瑪蘭的部落裡面，其實是屬噶瑪蘭的，所以我就想說好，她說她要設計給噶瑪蘭的服飾，那我就說我沒看過妳噶瑪蘭的衣服到底是怎麼一回事。她說她有她自己的意見，她說要把那個噶瑪蘭的顏色加阿美族的那個.....，然後加來加去，我說，那個好像四不像耶！

訪談者：呵呵！

受訪者：我就跟她這樣講。後來我跟她講說不然妳相信我好了，到時候我會幫妳設計出一套很不一樣撒奇萊雅的族服。

訪談者：噶瑪蘭的族服。

受訪者：對對對！她就說好，可以。我就設計出來。那因為我也去看了他們的族服，那也去看了他們的部落，他們是怎麼生活的。然後呢.....我應該要把什麼樣故事的元素放上去，那怎麼樣可以能讓他們不馬上脫離傳統的衣服、服飾。因為畢竟他們那個部落，新社噶瑪蘭跟宜蘭噶瑪蘭是完全

不同的，服飾上面就完全不同，然後在語言上面也不同，嗯，他們的生活文化、語言、服飾都完全不同。所以有很多人只想到說宜蘭有噶瑪蘭，但是不知道說新社的噶瑪蘭是這麼的不同。那又很簡單，後來我就幫他們設計了一套族服，結果經過他們的部落祈禱通過，那個族服現在是他們常常會到外面去參加表演啊、交流的，一些所要穿的族服。

訪談者：那妳去部落一樣是去看他們的故事，他們的元素、家族什麼的，那妳可以舉幾個例子嗎？就是妳看到哪些東西、然後哪些東西妳放到妳的族服裡面、噶瑪蘭的族服裡面？

受訪者：像他們的那個族服上面的顏色黑白是不會變的。那本來他們的在族服上面，有些婦女他們穿的是七分褲。那後來呢，他們會跟我講就是說，他們也想要多方面的使用這套族服，讓人家知道這件裙子是來自於噶瑪蘭的族服，那我們還可以拿來做一般的那個婚喪喜慶都可以去穿著使用這樣子，他們告訴我的是用這樣子的方向下去做設計。結果我去設計了之後，就是不脫離他們的穿著模式，再來就是，他們是靠海的民族，那我就必須在手工上面有加一些白、海浪的顏色，白色的，要讓人家知道就是說，他們這些婦女的右邊都會一塊布綁起來，然後上面會有一些白色的墜飾，那個就是海浪，他們都會去海邊去撿海菜；那他們綁腳的部分就是全黑的，因為他們是務農的，務農的必須要保護好自己的腳，然後就是他們要除草，所以後來他們不使用我那個原本設計的那個綁腳布，結果他們是使用在阿美族的，他們用的跟阿美族的綁腳布是一模一樣的，因為他們想要跟阿美族沒有很大的差異，還是在留戀阿美族的那種生活。這個就是他們通婚跟居住在一起那種環境所造成出來的一些服飾，然後他們自己本身是沒有情人袋的。因為，阿美族有情人袋，所以他們就必須一定要有情人袋，所以他們自己本身就會有這個情人袋出現，他們的情人袋是沒有任何意義的。阿美族的情人袋才有意義，撒奇萊雅跟噶瑪蘭是因為他們已經習慣。

訪談者：(族語00:08:53)。

受訪者：部落長老已經習慣了阿美族的情人袋的款式，所以他們身上一定要有那個款，只是顏色不一樣。對。所以這個就是我在這幾年來，在這個部落裡面，我都沒有自己去決定要什麼，可是他們自己決定他們要什麼，然後他們相信我能夠跟他們合作，創造出他們自己不同的、可以辨識度、可以辨識這個是阿美族的情人袋、那噶瑪蘭的情人袋、撒奇萊雅的情人袋。所以現在有三個情人袋的就是這三個族群。

訪談者：呵呵！

受訪者：對。

訪談者：就要跟他們有關係？

受訪者：對。因為跟阿美通婚，然後又跟阿美族是隔壁鄰居，所以他們忘不了嘛！他們也不喜歡脫離，應該來講，最根本他們是不想脫離這個。那麼他們

一直對阿美族是說：我們是朋友。就是這樣子！那個情誼是在的，所以他們的身上一定會有這種東西。再來就是他們把他們的技藝放在服裝上面，就是說他們手工技藝的部分，例如香蕉織。所以有一陣子，像宜蘭的噶瑪蘭，他們有很多生活的器具，陶啊，琉璃珠啊，都在文化局。我有被邀請到宜蘭文化局去看，他們去修復噶瑪蘭的一些古文物。那個真的太棒了，然後著實讓我我知道說，原來宜蘭噶瑪蘭跟新社噶瑪蘭是完全不同的，因為他們是平埔族的一支。所以這個新社噶瑪蘭為什麼可以正名，因為他們有語言文化，他們保存了自己的語言，宜蘭的噶瑪蘭沒有。那新社的噶瑪蘭很會說台語，你們跟他用台語講勝過於國語，你們去噶瑪蘭、去新社噶瑪蘭訪問(族語00:11:16)陳文麗你不能用台語，要用國語，那有一些像阿嬤那些，你們可以用台語跟他交談。對。

訪談者：所以妳說，他的那個香蕉編織，有放在族服裡面，是在編織的技巧方面還是在圖騰上面？顏色上面？

受訪者：他們編織就是直接編織一條那個，大概最寬五公分寬的編織條。他們以前可以織一件衣服、背心這樣子。他們以前香蕉絲抽絲之後，就是地機、織布，然後做成背心、做成服飾這樣子。對。那我們現在是用他們這樣子的一個編織條，去設計文創商品，然後變成我現在跟他們這幾個部落的一些老人家合作。他們織布，然後我做文創，然後吳先生做細項這樣子。因為我們已經有通路了嘛！對。

訪談者：就把它結合起來？

受訪者：對。

訪談者：那妳在設計噶瑪蘭的族服的時候，妳剛剛有提到需要耆老的同意。

受訪者：對。

訪談者：那這中間，過程有這麼順利嗎？

受訪者：很順利呀！很奇怪啊！因為我也幫像(族語00:12:49)屏東文化園區哦！要設計(族語00:12:51)的時候哦！一定要做部落耆老認定的族服，他們才下去做那個衣服。那像噶瑪蘭的衣服都是我設計的，所以我設計一套衣服一定要有當地部落耆老簽名通過，那個衣服才能做，是這樣子的。其實族服不是亂做的耶！

訪談者：我知道。

受訪者：對對對！

訪談者：我好奇是說，那因為耆老他們對這個意見一定會很大。

受訪者：對。

訪談者：所以，妳很能符合他們的要求，他們才會選。

受訪者：對啊！大家合作愉快。哈哈！

訪談者：呵呵呵！有些耆老，在某些方面是很堅持的。

受訪者：因為其實哦！族服就代表這個族群的故事，他們一點一滴都會發生在衣服上面。可是現在不一樣，他們只想凸顯，像噶瑪蘭，現在噶瑪蘭他只

凸顯說他是十四個族群裡面是全黑的，那黑白就是這兩個顏色，再多嘛就多一個綠色，就是只有這樣，再嘛再來一個寶藍色，海的顏色，就只有這樣子。那真的你單方面來看他們，是黑白，這是一個最簡單的顏色。那其實十四個族群一比下去哦！其實他們是最顯眼的一個族群，他們要的就是這個。我要大家知道說，什麼顏色是噶瑪蘭。

訪談者：一看就看出來嗎？

受訪者：對。這個也就是因為，部落耆老努力要去徵求正名，他們要的就是請你們重視這個族群。對。我們現在是第幾個族群，那我們就是要被重視起來。所以這不管是在顏色上，在十四個族群一排下來，哪一個顏色最凸顯？我要讓人家很深刻就是說，哦！那個黑白的顏色。對，因為大家對阿美族的顏色已經習慣了。

訪談者：大紅。

受訪者：對。習慣了。所以部落耆老大概知道我這種理念的時候，他們當然說嗯！好，那就這樣子。不好騙啦！哈哈哈！

訪談者：呵呵呵！

受訪者：沒有啦！開玩笑。大部分他們也是很重視自己的文化的延伸啦！你要多一個延伸在裡面，那你就要把那個故事說得很真實。就是這樣。

訪談者：對，我想這是一個相當辛苦，而且是有意義的工作。

受訪者：對啦！很好玩。

訪談者：好。那我們再來談談妳的作品好了。妳有些作品是有去參展的，妳可以為我們說明一下這些作品的一些背後的創作理念，或者是它參展的意義何在？

受訪者：參展哦？其實像我自己參加那麼多展覽，可是我覺得還是有分耶！你今天如果是要參加(族語00:16:02)展，我就會去推一個我自己設計的圖騰，十四個族群圖騰的(族語00:16:08)羽毛筆，我自己就會去推這個。其實還是要看場合啦！比如說博物館要收藏的這個，可能就會收藏我個人的一些創作的話，我就是把我自己第一次做的作品，因為是我個人的展，我就會把它分類出來；那如果是說要去百貨公司做怎麼樣的展覽，我可能就是一個主要的買賣的商品為主，是這樣子的。對。可是每個展覽，回來之後我都會覺得，對我沒什麼差別耶！真的。真的對我來講都沒什麼任何的影響，只覺得是說，展覽只是我生活上的一個小部分，因為我並不是為了展覽而去經營這個，我是為了賺錢才去經營這個，那也是為了讓人家知道說，原住民並不是只有你們想像中的那一種樣子。對，原住民也是很努力的。可是在哪一個部份努力？我就是要讓人家知道說這個是來自於部落，那個作品是來自於花蓮，都是原住民的人下去做的。

訪談者：好。既然妳說展覽、參展對妳來講意義並不會太大，只是其中一部份。

受訪者：對啊！

訪談者：那我們從作品來好了。就是說哪些作品？比如說，像妳剛剛講的妳跟妳兒子、為妳兒子做的那個書包，那裡面不只是原住民。還有愛還有當母親的一個關懷在裡面。那，有沒有類似的作品，妳覺得是有代表性的？是屬於妳的作品，可以為我們分享一下嗎？

受訪者：我有一個作品哦！在2004年的時候得了一個獎。那個作品叫〈完整的美〉。

訪談者：〈完整的美〉。

受訪者：可是那個不是阿美族的東西，那個是太魯閣族的，太魯閣族的那個織布。那我就在包包上面做了一個，不是很正式的一個V字領，那個女孩子圖紋那個。

訪談者：紋面？

受訪者：對，那個紋面那個部份。那我只是做了兩個線條比例不同、長短不同。我先拿這個作品去參賽，已經得了獎。那〈完整的美〉那個故事很感人，就是我去第一次看到，呃，太魯閣族婦女去織布的時候，我覺得這個很不可思議啊！那顏色配的也很美。那後來呢，我就把我跟她交談的過程做出來，也寫了一篇文章，這樣子。對。那我就問阿嬤說，當然我是需要透過人家翻譯，她只講了一句話，她說：我來自於這個地方，這個就是我一生的。她很輕描淡寫就這樣說，所以那個包包款式非常的簡單，可是那個款式是大賣啊！結果那時候就跟那邊部落的人，一次訂了大概一萬多塊的貨，然後，我現在沒有再去生產那個包包，我現在只做限量，我已經停了三年沒有再做這個包包。因為這個很美，那我也不想做太多，我做了很多，人家就會覺得就很氾濫。像是希望買的人能夠知道這個的故事就好，那我曾經因為展售這個包，有一個爸爸，買了一個包，然後他問我說這個包的故事，我說它就叫〈完整的美〉。後來他聽我講了這段故事之後就去提款，他一下子就買了兩個。我說：你要送給你最愛的人？他說對，一個是他太太給他一個很完整的生活，他女兒給他一個很貼心的愛，所以他要送給他這兩個女人，這樣子。其實這個就是，我就是在賣故事，這個就是我的故事。所以我會告訴別人說，我多珍惜這個我曾經遇過的人，我多麼的珍惜，那也希望對方是同理心，你能夠多麼去愛，你愛他有多深，然後你來送他這個，告訴他這個，藉由一個商品，藉由一個商品的故事來告訴對方說，我有多重視你，我愛你到什麼程度，並不是一張紙就這樣寫我愛你什麼的，不是。所以其實這個就是我一直經營文化事業所想要去表達的，那為什麼我會一直想要去部落，那就是我多愛我自己的事業，我很愛我自己的文化事業，我不在乎漢人怎麼看我、怎麼樣去經營這個。而是我現在的態度就是說，你來這裡就是要聽我說故事，你就是想要去了解、想要去探討我們文化，這樣子的一個故事，就這樣子，對。

訪談者：呵呵呵！好。那，其實，訪問就先到這裡結束。

訪談者：老師，妳那個作品還有在嗎？

訪談者：對，我想。

訪談者：〈完整的美〉，還有作品嗎？

受訪者：不在，不在。

訪談者：都沒有了？

受訪者：對。你要去行政院原住民文化局。

受訪者：這個就是我們那個時候出來去參賽的時候的一個作品。那這個是代表太魯閣族他那個紋面的美，還有阿嬤那個織衣、織布的美。然後這個線條是在光復、阿美族男孩子後面取的一個圖騰，其實他貝殼上面會越來越多，是因為他生活會越來越富裕，他們是望族的意思。那這個圖騰是阿美族的一個頭飾，花冠的頭飾，這幾個都是年紀大概是三十五歲到六十歲的阿嬤縫的，他們自己配色自己縫，形狀我給他們，就他們自己縫，你看他們配的顏色多美，所以這一系列的東西叫做〈完整的美〉。對。我當初只拿了這一件比賽，他選中了這個作品，那他照的就是這個。

受訪者：上面是代表以前那個頭目跟頭目夫人的故事。

訪談者：就那個。

受訪者：嗯，被凌虐致死的那個。

訪談者：嗯嗯！

受訪者：對。你看他們自己搭紅色高跟鞋耶！這在磯崎部落，你這個時候已經看不到有人再穿阿美族的衣服。有一個啦！算得出來。這是我媽媽，(族語00:00:29-00:00:30)陳菊梅女士，這是我設計他們的那個族服，這個就是我設計的第一套族服。

訪談者：老師，他的衣服跟他們這些不太一樣。

受訪者：不一樣，這是他們後來自己設計的，這幾個。

訪談者：對啊！修改過的。

受訪者：對對對！改良過的。

訪談者：改良過的。

受訪者：對。

訪談者：傳統的是比較偏向妳媽媽這種。

受訪者：對，這個族服。

訪談者：嗯嗯！

受訪者：這個族服原本沒有這個綠色，他們原本沒有綠色，結果又變這個綠色條紋裡面有一條藍色的條紋，為什麼？因為他們是靠海的民族，他們對海的依戀還是在，他們覺得顏色不夠搶眼，所以他們要把藍色放在中間，一定要拿來放到裡面。好像沒有我媽媽單獨的照片，我很多照片都在吳先生那裡，如果你跟他要照片會比較快一點。

受訪者：對。

訪談者：老師妳們這種頭飾，在設計衣服的時候會受到阿美族的影響嗎？

受訪者：不會。

訪談者：不會哦？

受訪者：我都是以上面的。

訪談者：長輩、耆老給的那個。

受訪者：對。我那時候是做了一個月啦！整整一個月。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我那時候其實拍很多。哇！你看。

訪談者：嗯！蠻多的，男生跟女生的。

受訪者：男生哦！我找一下。因為那幾個都已經過氣了，所以.....。

訪談者：呵呵！

受訪者：在這裡，這是男生的。

訪談者：哦！從他的那個衣服就可以看出他們的年齡、年紀那個嗎？

受訪者：對。

訪談者：像他這個是大概？

受訪者：像他這件哦！我看一下。

訪談者：像這個。

受訪者：這個哦！這個，他這邊是削肩的，然後一定是要過腰，要下腰一吋，因為他這個年紀已經是會去打獵，已經是獨立的一個。

訪談者：獨立的。

受訪者：一個年齡階級，所以他們才會有這樣的一個頭飾。

訪談者：哦！這上面這個是羽毛是不是？

受訪者：對對，羽毛。而且他們一定是已經結過婚，他們有這個責任，要守護部落的責任，所以他們就會有情人袋。那像他們這個片褲，他們這個是制定的一個片褲。其實這套衣服不是我設計的，這套衣服是(族語00:03:07)設計的。

訪談者：哦！(族語00:03:08)設計的。

受訪者：對。這套衣服是(族語00:03:10)設計的，然後我幫他們做出來。這個才是我設計的，有沒有，他們的是露肩的。

訪談者：露肩的。

受訪者：他們要露肩的。他還沒有辦法把最強壯的體魄露出來，他不能那麼剛硬，他應該還是要被馴服的一個對象。

訪談者：要被(族語00:03:35)這樣。

受訪者：對。你看他們的背心很短。

訪談者：哦！他們越年輕的就越短。

受訪者：對。

訪談者：有資格的時候就稍微再長一點。

受訪者：對。他的由來是這樣啦！那他這個呢，12345678，就是那個(族語00:03:51)巡結。

訪談者：哦！八個(族語00:03:53)巡結。

受訪者：對對對。都會八跟四放在一起啦！嗯！磯崎的婦女很愛漂亮。

訪談者：呵呵！

受訪者：真的很愛漂亮。

訪談者：很亮眼哦！

受訪者：這個是布農族。

訪談者：哦！嫁過來這邊的。

受訪者：她還沒有嫁過來這裡的，這個衣服就是她要求，她設計要求他們做的。

訪談者：哦！這是她，這套衣服是她來設計出來。

受訪者：然後我來配色。

訪談者：哦！

受訪者：所以這套衣服只有磯崎村才会有。

訪談者：哦！其他部落。

受訪者：就是，(族語00:04:35)獨故他太太，東華大學那幾個要用，(族語00:04:40)慧心他們要，我們會幫他做，因為他們一直致力在做撒奇萊雅這個事務。

訪談者：所以現在這個，現在這套衣服就只有磯崎在穿而已。

受訪者：對。

訪談者：這樣其他。

受訪者：沒有。因為這是他們的著作權啦！

訪談者：哦！現在著作權還是在他們身上？沒有哦！

受訪者：沒有、沒有、沒有。

訪談者：沒有，沒有開放對不對？

受訪者：如果別的村落要做，我們就沒辦法做。不可能，這是(族語00:05:06)嘛！男孩子最漂亮的東西哦！就在頭飾，他後面很重哦！這個珠串非常重，比女生的還要重。(族語00:05:20)他這個傳統他沒有藍色，我們磯崎部落的有，那是因為靠海。唯一你能辨識的啦！

訪談者：哦！就是從那個。

受訪者：對對對！你從族服上面辨識說，他是哪個區域的有沒有，就知道說他是國福的，還是磯崎的。

訪談者：哦！從他那個藍色就可以稍微分。

受訪者：對對！他這邊的腰帶這裡就會有寶藍色的那個線條，跟入口這個部分。他這個圖案到這裡哦，是入口的意思，森林的入口，(族語00:05:52)逃難的森林的入口的意思。

訪談者：哦！所以他這個圖形他們都有象徵性。

受訪者：他的線條上面這個代表什麼全部都是有意義的。他為什麼會是高領，這個是(族語00:06:03)的，(族語00:06:05)的第二套族服。第一套族服在我這裡。

訪談者：哦，他設計兩套哦？

受訪者：沒有。我設計那套本來要賣他。後來我不賣了，對，只能生產。那他男孩子其實頭飾很重，他都是往後仰。

訪談者：哦，因為他後面吊。

受訪者：因為這個頭飾是我設計的，服飾是(族語00:06:28)設計的。那因為男孩子必須你一定要抬頭，你不可以低著頭。

受訪者：第一個的意義就是說，你不可以自卑，你一定要抬頭，而且這個的責任是很重的，你要做傳承。意義是這樣啦！

訪談者：老師他們這個都是珍珠是不是？那個貝殼。

受訪者：木珠。

訪談者：木珠。

受訪者：木珠跟一些一般的塑膠珠。他的意義就是要有，就是說，你們的這個能夠獨立的比照你的責任是很重大的。

訪談者：就越重大這樣子。

受訪者：那你必須一定要抬頭，那你必須要很有自信，不可以自卑。

訪談者：哦！所以他有這個意義在裡面。

受訪者：對。那你一定也要做傳承的一個動作。所以他，男孩子的頭飾後面很漂亮，他們都把它放到前面啦！

訪談者：呵呵！哦，這兩個就不一樣了哦！

受訪者：嗯。

訪談者：OK。

受訪者：這不一樣。這個就是東華大學的(族語00:07:32)慧心。他們自己都會自己做這個，因為他們這幾個漢人都很棒。

訪談者：這套衣服通常是在，有慶典表演的時候才會穿？

受訪者：對。

訪談者：平常是不可以穿的嗎？

受訪者：哪一個？平常，隨便啊！

訪談者：平常。

受訪者：隨便。這個(族語00:07:52)吳光明啊！這個我哥哥，所以我哥哥還會去訓誡這幾個。

訪談者：他有資格可以訓誡他們？

受訪者：有、有、有。而且我們一定是把他們這幾個交給長輩這樣子。

受訪者：對。所以我們在撒奇萊雅的當中，我覺得服飾還是最重要的一環。你最重要是要把年齡階層弄出來，而且要好好的訓誡他們，這幾個全部都是漢人的小孩。

訪談者：這幾個都是哦？

受訪者：他都是漢人。(族語00:08:25)吳阿村。

訪談者：(族語00:08:26)吳阿村？

受訪者：我爸爸。這他自己做的。

訪談者：哦！好有威嚴。

受訪者：這是他自己做的。

訪談者：這個帽子是他自己設計的？

受訪者：對，他自己籐編的，做出來的。

訪談者：這個好像是孔雀羽毛是不是？

受訪者：不知道。不是，他不是孔雀羽毛，他好像什麼雉雞什麼的。

訪談者：哦！雉雞的。所以這套衣服跟那個也是您爸爸設計出來的？

受訪者：衣服是我做的。

訪談者：衣服，哦，這個是他自己設計的？

受訪者：對對對！

訪談者：老師，那他這個，有什麼意義嗎？你父親有說？

受訪者：你問他。

訪談者：要問他？

受訪者：對，你問他。

訪談者：呵呵！

受訪者：有的時候是，有的時候是頭目夫人鼎力相助，覺得美感上。呵呵呵！

訪談者：呵呵呵！

受訪者：阿美族的在這裡你看，只有一個。

訪談者：老師如果是長老他們，從帽子也可以分得出來嗎？

受訪者：可以，可以分。頭飾啦！

訪談者：哦，頭飾。

受訪者：背心上面，可以分。其實這後面已經是可以列入長老了。

訪談者：就是那個身分階級。

受訪者：可是他們不服老啊！他們不要啊！

訪談者：呵呵！

受訪者：(族語00:09:37)嘛！

訪談者：嗯。

受訪者：嗯。

訪談者：哦，他們有些有繫那個貝殼哦！

受訪者：貝殼那個部份，對。因為要貝殼的聲音，其實沒有鈴鐺。

訪談者：哦！

受訪者：貝殼的聲音是去仿，那個類似的聲音是指那個踩到枯枝的聲音。

訪談者：哦，鏘鏘弄出來的時候。

受訪者：對。枯枝就是，我們踩枯枝的聲音，逃難的時候跑到深山，然後踩到枯枝的聲音。鏘鏘鏘鏘那個聲音，不是叮叮噹噹的聲音。

訪談者：所以他那個會有代表不同的故事在裡面。

受訪者：對對對！所以其實撒奇萊雅的衣服哦，他是每個線條啦，每個線條都很有代表性。

受訪者：對對對！